

刘墉
真
品
集

姜花

震撼人心的生命箴言书

我爱姜花，
因为它的平凡与不平凡……
虽然它的花瓣像极了兰花，
那冷冷的香味又几近于昙花，
且大片大片地聚生在山边、水湄，
既不如兰花的幽奇，
又不如昙花来得短暂……

LiuYong
ZhenPinJi

最新修订版

中文畅销书作家

一套让你心灵获得宁静喜悦的智慧经典
值得您一生珍藏

作者 刘墉
接力出版社

最震撼人心的智慧和真理，往往潜隐在大自然的递嬗中。面对玄妙复杂的生命，您只需要简单的领悟，便能在四季流转中的每一季、每一天，活得自在安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 花/(台)刘墉著. -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1. 2

ISBN 7-80631-678-7

I. 姜…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台湾-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39446 号

姜 花

作者:刘 墉

责任编辑:夏蓓 刘迪才 黄润芳 陈雁

美术编辑:心源 瑞昌

出品人:李元君

原出版者:台湾水云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版权代理: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

出版者:接力出版社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发行:接力出版社

承印者:广西民族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数:1-5000册

印张:8.5 103千字

ISBN 7-80631-678-7/I·338

定价:8.80元

桂图登字:20—98—0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
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卷

前言	
小白狗	(6)
撒子	(13)
手提袋老人	(18)
土坟	(27)
姜花	(31)
问园秋情	(53)
小小的扶桑花	(57)
谁脚印	(59)
童年的草园	(72)
臭豆腐	(78)
哈罗入伍记	(87)
方副总的喜事	(107)
雪的滋味	(117)
迟翁梦呓	(125)
东瀛四帖	(129)
异国的温情	(133)
粉红色	(155)

卷

1

	纽约老农	(167)
卷	守望相助	(173)
	衣帆	(181)
	水云斋	(211)
花	水云斋——在奈良	(232)

前 言

每年暑假归国，正是姜花盛开的季节，生活在国内的人，或许对那平凡的花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但是对我这个寄萍海外九年的游子，姜花却总能带来心灵的震颤。

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我曾经虔敬地，以一种近乡情怯的心情，叩访幼年时的旧居，但是我迷惑了：

不见童年捞大肚鱼、飞着翠鸟的小河，不见了攀着牵牛的篱墙和我儿时移花种草的日式庭院。过去总是围着七里香，从来不设门，任我穿梭躲迷藏的台大教授宿舍，都成了一栋栋冷硬的高楼建筑。

在我的记忆里，泰顺街是上面有着高高面包的树遮荫，下面可以抓土蚱蜢、挖冬虫夏草、尝野菜浆果的地方。

美

在我的印象中，水源地河边是有着郁郁的竹林，而林中有清音梵呗的小庙，庙旁种满芭乐树的地方。

花

在我的梦里，淡水河是总送着清风，而风里夹着姜花的幽香，水湄垂着许多钓丝的地方。

但是，走着走着，我迷路了，迷路在林立的高楼间，迷失在往日的回忆里。

或许，这正是所谓的进步吧！把七里香的树墙改为砖墙，再插上尖锐的玻璃；把浓荫的大树用推土机铲倒，辟地为停车场，再去买上一式一样的小树苗，种在水泥地间留出的小圆洞中；把昔日清凉纱门拆除，换上厚厚的不锈钢门，外加铁栅，从门上的猫眼窥视外面的访客；把雕花的窗棂打掉，装上铁壳的冷气机，对着外面行人的头，轰轰地喷着热风。

我常盯着那水泥地间的小树苗想；在烈日的蒸腾下，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在废气的污染中，你们可能长成浓荫的大树吗？

我常忆起儿时中秋节，亲友们聚在瓜棚下，大人摇着纸扇，小孩扑萤火虫，吃用井水镇凉的香瓜的画面。我渐渐了解，愉悦是在每一个不同时代与环境的人都能十足享有的；我也知道，在

这个时代是无法享受上一个时代的愉悦的。

正如同此时，当每一家人的冷气机都对着外面轰轰地喷热风时，即或你想要享受开轩的明月清风，也是困难的。

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吧！被推着走，无法回头。

八月，圆山动物园就将关闭，各界呼吁大家去做最后的怀旧与巡礼，我也去了。站在一个锈了的笼子前面，我听见一位母亲对他的孩子说：

“看！那就是鸡，你常吃的鸡，就长得这个样子。你知道鸡吗？肯德基炸鸡的鸡呀！”

我震惊了！发现当自己在海外以中国哲学艺术，填补西方人空虚的精神生活时，我自己的“山水中国”、“田园故乡”，却甘心乐意地被西方机械文明所占据了。然而，我将何之呢？

若是能够，我宁愿沉入童年的回忆里，那有着成片姜花的水湄。

或许也正因为有这许多感喟，近些年，我写了许多怀旧的作品，像是馊子、臭豆腐、童年的草园、水云斋和最近的“姜花”。

我爱姜花，不单因为它是童年常把玩的花，更因为它的平凡与不平凡。正如我在姜花中

说的：

姜

“虽然它的花瓣结构像极了兰花，那冷冷的香味又几近于昙花，却只怪它是那么随便，且大片大片地聚生在山边、水湄，既不如兰花的幽奇，又不如昙花来得短暂，如此，也就怪不得没有人把它移到窗前供养，或彻夜守着花开了。”

花

“这也就是姜花的可贵处吧！工业污染的水，连荷花都难以生存，姜花居然仍旧亭亭郁郁，而香味依然，更称得上是出污泥而不染了。”

4

“问题是在台湾满山遍野，随处都能盛开的姜花，为什么在这儿（美国）就是见不到呢？是土不适合？温度不对？还是少了那份亚热带海岛潮湿的空气？”

“或许它们虽然平凡、微贱，却坚持着自己的土地吧！”

姜花，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以小说为主的集子，虽然描写的对象十分复杂，但不论是流落日本的老艺人、求学异乡的游子或灯下弹剑的少年，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许多泪水、许多乡愁。

而在那乡愁的深处，正延延展展地，有一公伸到故乡水里的——平凡，又最执着而不平凡的

○小白菊——

姜花。

姜

花

—

.

5

.

卷

花

小白狗

每当冰雪的日子，我经过长巷，看着两侧人家深垂帘帷的窗子，总会想起那只小白狗，总觉得它会蓦地从某一个窗帘下钻出头来……。

6

初到纽约的那年，我是不开车的，住在法拉盛区，每次为了到远在牙买加区的学校上课，总得由家走一段路去搭巴士。刚开学那段金风红叶的秋天，这些路不但不为苦，还真是一种享受，但是当头上的枫红，转为脚下沙沙的叹息，再淋上暮秋的冷雨、寒霜，那感觉的肃杀，就加上浓浓的乡愁，而有些惨惨戚戚了。

从爱希街的住所走出来，我总是左转下一条街的路旁等车，车站右边不远有个小杂货店，天暖时，常有些西班牙语系的少年聚集在店门口，他们的喧哗惹我厌烦，但是随着天寒，孩子们都躲进屋里之后，却又令人寂寥了起来。初时

还能捡捡脚边艳黄色的银杏叶子，排遣等车的孤单，到了北风起时，竟连叶子也难得了。

纽约的车子，并不像早先在国内想像的那么准时，尤其是越区行驶，穿梭在小巷弄的这种橘红色巴士，有时候可以让人等上二、三十分钟。

起初我总是站在很近街心的地方张望一阵子，但是愈来愈刺骨的寒风，使我不得不瑟缩到墙脚。

那是一栋老旧的红砖房子，五层式的公寓，大门在距车牌二十公尺的地方。对着车站，则是人家的窗子，总是垂着已经褪了色的、想当年应该是黄色的窗帘。

又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使我不得不紧靠在那栋楼的边上，以左前方大银杏树的树干来阻拦些许风寒。那风真是足以刺骨、裂肤的，仿佛刀子一样穿透我层层的衣服，加上脚下湿滑的地面，更有一股沁人的寒意，缓缓地透入脚心。

车子还是不来，我心里正冻得发慌，突然，身后人家的窗帘间，探出一个小脑袋，原来是一只可爱的小白狗，想必它是站在一个椅背，或是什么东西上，费劲地搂着颈子向外张望，对我凝视。

美

花

它有着棕黑色的眼睛，好亮好亮，还有那黑色的小鼻头，顶着窗玻璃猛呼吸，似乎想嗅出我的味道，却呵出了一片水蒸气。

我对它挤了一下眼睛，它似乎十分兴奋，玻璃上的水蒸气也跟着扩大。那窗帘不断颤动，想必它的尾巴也正在后面不停地摇摆。我吹了两声口哨，它的耳朵更加抖动，眼睛好像愈亮了。

突然一双大手由帘后伸了出来，把它的上身抓住，它便一下子消逝在窗后。尽管如此，这只小白狗的出现，竟然使我忘记寒冷，巴士也在不远处转了进来。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等车，看看窗子，没有小白狗，想想自己已经在这儿等了几个月的车，只有昨天才见到小狗，或许它是客人偶然带来的吧！不过我还是吹了吹口哨。它没有出现，我又吹了次。

窗帘开始颤动，先是露出两只小脚爪，趴在窗台上，跟着那黑黝黝的小鼻子，狂猛地呼吸着，小白狗又钻了出来。

于是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车站等车时，总要以口哨声把它唤出来，当它一直不出现时，我就一直吹，在寒风中，喷着白烟，非把它叫出

来不可。而多半的时候，它都会出现，每次总狂喘着气，像是有好多话要对我说似地，只是常过不了多久，它的主人就会不通人情地把它抱走。

冬天愈深了，有时正等车，突然飘起密雪，才一下子，就能把老银杏的一侧染成银白，我的帽子、肩头、鞋面，都铺上一层白粉，可是当我逗那小白狗时，竟然能忘记把身上的雪花抖落，上到巴士，那雪便一下子溶化，弄湿了衣服。

有时候我会带上几块牛肉干，那是由国内寄来，疗治乡愁的奢侈品，我却愿意与小白狗共享，可惜它只能隔着冻了冰条的窗玻璃一个劲地吸气，却始终没能如我所盼望地，从不远处的正门出现。

那是我到美国所经历的第一个隆冬，一个异乡游子，“岁暮乡心切”的冰雪的冬天。朋友不多，家书再多也总觉得不足，这可爱、不知名的小白狗，倒成为我的一个隔窗心会神交的朋友，它似乎能预期我出现，有时当我走向车站，老远已经可以看见它那仰着的头。

其实那窗台不是不宽，但它从来不曾在上面坐过，想必下面垫的东西不够高，所以只能抑着脸张望。倒是有两回大雪过后，铲雪车把雪堆在

卷

九

·

·

芸

路的两侧，我站在雪上，将脸贴着窗子，亲过它一下，虽然是冰冷的玻璃，却有许多会心的微笑。

花

我知道对着人家窗子张望是极失礼的行为，但是忍不住地想去接近那小白狗。有时候我在想，过去他是我聊慰寂寞，忘却寒冷的盼望，渐渐我似乎也成了它的盼望。

岂料，就在冬将残，树梢已经燃起新绿的一个午后，当我又如往日般与它无声地交谈时，突然窗帘被拉开半边，一个肥胖的老女人，隔着窗子不知道对我还是小狗喊了几声，从此，小白狗就再也不曾出现过。

不管我把口哨吹得多么响，那窗帘依旧深垂。我由盼望、等待，到失望、气愤，一个小狗怎么能整天关在屋子里呢？它的寂寞必有甚于我啊！有时我特别在假日散步到那栋公寓附近，也从不曾见过小白狗出来走动，倒是老女人，常呼朋引类地进进出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虽然天气早已和暖，眼前的春景，却不能取代我对小白狗的盼望，我相信附近的人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东方面孔，每次等车时，总要对着老太婆的窗子狂吹口

哨。

暮春，我在学校附近买的房子完成了交屋手续，当朋友们帮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去了新居，我却要求他们再开车送我到原来的住处附近，到那车站——我决定去敲老太婆的门；向她抗议，要求她立即改进对小白狗的态度。

我按了门铃，对讲器里传来老太婆的声音，我对她说明来意，并希望再看看那小白狗，道声再见。

“是我移走了窗边的椅子，不希望它去看你；你也最好不要见它，因为你会失望！”

“它死了吗？”我大吃一惊：“它病了吗？”

“都没有，跟以前一样！”

“那么让我再看它一下吧！因为它帮助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既然你坚持，就到你常站的那扇窗外等着，你就会知道，它每次要花多大力量，才能张望到你。”

我飞步到窗外，欣喜地吹着我常吹的口哨调子，心几乎要跳了出来，这是与久别的挚友，就将重逢的一刻啊！

窗帘被拉开了，老太婆站在窗后，弯下腰，

卷

一

1
1

美

终于我日日盼望的小白狗又出现在眼前，老太婆把小白狗缓缓举起，我震惊了，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花

那可爱的小白狗，竟然……竟然没有两条后腿。

·

1
2

·

馓子

小时候，看见女生脑后垂着粗粗的辫子，我会说那像麻花；当辫子松了，我就改口，说那是个馓子。许多同学不知道馓子是什么，我则为他们解说：馓子就像又松又大的麻花，由于它又酥又脆，一压就碎，一咬便散得满桌都是，所以叫馓子。

馓子是馓子爷爷做的。在那时候，似乎除了他，没有人能做得出馓子。用那么多细细的，脆得冒泡的小面条，又卷又编地，做成那近一尺长的大馓子，该是多么精工啊。

“只有馓子爷爷的老手艺才能做得出这么好的馓子。”爸爸也常这么说。每当他讲完，又总会添上一句：“其实馓子爷爷原来不是做馓子的，在大陆的时候，他家里很有钱，有着大片的地租给佃农。但他是个很厚道的地主，不但地租要得